

【万米---十三】

林涛一直以来都觉得时间是在不经意间悄悄溜走的，特别是每次李大宝和他念叨起即将要开的大小总结会时，总有一种晃眼的间隙中就已经又过了一个季度的感觉，然而最近他看着日历上的格框一个一个数过，却颇有些度日如年的意味，即便是每周还有值飞任务，时差依旧没能让这种漫长感模糊，林涛早就准备好了一份特别的礼物，就等着数字圈到那一天时候送给秦明。或许真的是缘分使然所带出的巧合，10/22当天没有值飞，值飞安排在后一天，林涛收进信息的第一时间就反复确认过了日程。

秦明尚不知道林涛心里的计划，也不知道林涛今天上午走进办公区的第一件事，就是郑重的在22号格框里画下红圈。升任机长的日子秦明虽然铭记，但他又仿佛回避般不愿想起，以前每到这个日子，他总会更努力的表现出这只不过是十分平常的一天，然而今天早上在熟悉的温暖怀抱中睁开眼睛的时候，作为和林涛在一起后第一次迎来的这个日子，却让他感到有些出乎意料，秦明意识到自己不用再伪装原本总会细淡盘踞的回避，内心被爱恋填满的充盈踏实让他几乎遗忘了那种感觉。

两个人在自从九月末第一次值飞落地后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也走遍了罗马大大小小的名胜旧街，去感受过斗兽场伟壮下早已被岁月抹去的残戮，在梵蒂冈漫步穹顶名绘下心有震撼思绪万千，也还记得万神殿里神圣而庄严的那一束日光。古城中遍布着历史岁月的痕迹，他们也听过当地人在咖啡馆里随意讲述的那些离奇鬼怪故事，也曾在暮色金丽的安静巷陌中牵手步行，更在不久前气温稍有转低的十月中旬，并肩坐在西班牙台阶上一起品尝过冰激凌。

作为来到罗马人人都会尝试的一件事，两个人在可算不分季节的冰激凌大军中丝毫不显突兀，那日午后阳光艳阳朗，晒在身上还是一片暖融，林涛看着秦明手里捧着蛋筒时的表情虽然依旧如常冷静，眼神中却似乎有着小朋友才会对这种甜蜜凉意表现出的欣喜，

“我很少吃冰激凌。”秦明轻声开了口，林涛还在看着他，眼里流洒出细笑，

“为什么？不喜欢吗？”他随口问道，

“...其实谈不上喜不喜欢，只是一直没怎么吃过...”秦明看着手里的蛋筒有些怔愣，思绪也跟着有些飘远，他曾经也因为别的小朋友能有爸爸妈妈给买雪糕而偷偷抹过眼泪，后来随着年纪不断增长他与这种甜凉的味道间也隔阂出了同样温度的冷漠，久而久之他简单的将这种情绪归结为‘不喜欢’，此时林涛的问题再次唤醒了秦明心底的细碎，他突然觉得，或许自己并不是不喜欢冰激凌本身，而是不喜欢和它有关的回忆，随后他轻笑着看向林涛，

“不过偶尔尝尝还不错，你的那个味道怎么样？”他说着把自己手里的蛋筒递到了林涛眼前，唇角的笑意弧度依旧，林涛稍愣后接过了秦明的蛋筒，并递过了自己的。手里的蛋筒从甜腻草莓换成了微苦黑巧克力，林涛对秦明刚刚那番话还心有惦记，或许那场变故比自己所想的发生时间还要早上很多，林涛随着咽下凉甜包裹的微苦，特意深吸了一口气笑容也更加柔和，

“那以后我陪你多吃几次多尝几个口味怎么样？”

“嗯，”秦明点了点头，味蕾上所感受到的甜意恰到好处，特别是衬托在还余韵着微苦的舌尖上时，

“草莓的也不错，下次可以试试香草，这个巧克力的有点苦了。”林涛听着秦明颇为认真的点评，然后看了看手里在午后阳光中略显消融的深褐色，跟着在蛋筒上咬了一大口，

“我觉得挺好吃的，那就不给你了。”黑巧虽苦，回甘悠远。

李大宝看着林涛从今天一早开始就有些心神不宁，秦明来了没多久又被空培组的请了过去还没回来，时间已经临近中午，眼看林涛不知道是第几次又拿起钢笔涂涂写写，她终于忍不住凑了过去，

“我说林涛，你这一上午的自己在这转什么筋呢？”

“宝哥，来的正是时候，如果要开口一件有点心里没底的事情，怎么才能不紧张？”林涛问的一脸真诚，

“啊？”李大宝反应了一下，然后很随意的答了一句，

“能怎么办，深呼吸呗。”

“没了？”林涛的语气略显失望，李大宝撇了撇嘴，跟着朝其他人一伸手，

“潇潇，来来来，我问你个事，啊对，还有你们几个，能来的都来。”

“怎么了宝哥？”陆续过来了几个人，潇潇走在最前面，

“你们林乘务长有事请教，我是回答不了了。”她重复了一遍林涛的问题，几个人也七嘴八舌的你一言我一语，但无非也都是那些大同小异的说法，还是王姐开了口，

“其实也不必在意太多，只要真诚说出自己想说的就可以了。”

“不愧是王姐。”李大宝非常佩服的点了点头，林涛手里还在转着钢笔，

“但是林涛，你问这个干什么？”聚集的几个人散去，李大宝还没走，转过头凑近问到，

“也没什么，就是问问，”林涛说着站起身，手里还拿了几本文件，

“我去主任那边送一趟。”虽然在李大宝看来这个举动颇有些逃避话题的意味，不过毕竟也不是她该操心的事情，微微一耸肩注意力已经被另外一边讨论的午饭吃什么吸引走了。

临近十月末，城市里的日落也开始被不断向前推移，秦明打开公寓门时，室内的昏暮浸染散出了浓稠，窗外已是一片灰蒙，屋子里的摆设即便熟悉也只能大概分辨出轮廓，顶灯被身后跟进来的人按亮，秦明转身看着林涛的身影被光线清晰映照，等他锁上门挂好钥匙和外套的功夫，秦明还依旧站在原地没有走进屋里。两个人同时挤在玄关处的有限空间里还是显得有些局促，但他们早就习惯了这种开放中独立的拥挤，从玄关到厨房，从餐桌到沙发，从卧床到琉璃台，两个人所到之处，总会在宽敞中细密相依，环绕于四周的留白充盈浅淌的依恋。

不过今天有些不同，林涛并没有急着和秦明一起走进客厅，而是站在原地深吸了几口气，原本还觉得李大宝的这个建议过于敷衍，不过现在看来倒是非常实用，秦明走到了客厅中央，转过身看向林涛的眼神里写着询问，林涛回以笑容，依旧没有急于挪步，也没有急于说话，而是从放在了一旁柜架上的书包里拿出了什么东西，然后才跟着走近秦明跟前，随后双手展开，

“可能这句话迟了很久，但我还是想亲口对你说一次，”林涛的眼神真诚而爱恋，秦明看清了他的手心里正安躺着两枚四条杠的肩章，由于自己不会缝纫，这是林涛特意联络了好几家本地裁缝店一番挑选后专程定做的，

“恭喜你升任机长。”

林涛的声音暖柔入耳，秦明却突然心底仿佛被烫伤般感到恐惧，他本以为自己之前已经能够落落大方的谈起死亡谈起离去，他也本以为那意味着自己已经能够离开深陷的泥沼，然而就在这个瞬间他发现并非如此，让这种恐惧感肆涌的根源，是他恍然间意识到此时此刻自己之所以会对今天这个日子一直以来的回避感有所遗忘，实际来自于他对父母的遗忘，刹那间一种可能有一天会把他们彻底忘记的自责，一种如果放下了就是不孝的罪恶感灌漫而上，林涛看着秦明怔愣而慌乱，双手不自觉的紧握成拳并开始不停地轻轻颤抖，整个人蜷缩着蹲了下去，

“秦明？”林涛急焦的凑近前唤了一声，

“...林涛，我...”脑海空白无边的嗡鸣中，林涛的声音就像是从杳无人际的荒川穹暮里细飘来的一叶扁舟，秦明慢慢回神，但眼神纷乱仿佛万怨撕扯，

“...我竟然忘了他们，我不能忘，我不能放下...”秦明的声音掺杂着抖颤，细碎而不连贯，他不断重复着这些话语，让人窒息的压迫感使他不得不承认自己依旧害怕这个话题，之前的种种自以释然不过是因沉醉爱情迷恋而为弃孝淡忘开脱的荒谬借口，可那种甜美柔恋就和伤痛苦难一般，同等的蚀骨磨心深沁骨血，两股情绪的交缠撕扯让秦明无法连贯起理性的思考，他只觉得全身上下的每一个细胞都在随着呼吸而刺痛，

“...我...想忘了...不...不能忘...可应该放下...不是吗...？”

林涛看着秦明蒙起一层水汽已无法聚焦的涣散眼神，声音支离破碎残断着煎熬纠缠，仿佛这种情绪也压在自己胸口一般让他感到无法呼吸，本能的行动快过了一切思考，他也矮下身去，紧紧将眼前浑身浸散着冰冷颤抖的人抱进怀里，

“为什么要忘记他们，正因为已经离去才更要好好记住不是吗？在你这里，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林涛的声音也染上了些许细颤，

“而且你也不需要放下，我之前就决定好了，即便是苦难，那也是你的一部分，是你的一部分，就是我的一部分，放不放的走不走的出可遇不可求，但可以确定的是无论多久，我愿意陪你一起。”声音中原本的细颤替换上了温柔且笃定，

“你知道...？”飘摇欲坠间林涛的怀抱就像坚毅无缝的壁垒，让秦明除了暖意再不感风霜，理智跟着回拢，撕扯不再裂骨，秦明终于意识到了林涛这番话的含义，他轻轻抬起头，看向眼中疼惜已汇聚漫涌的林涛，

“我知道，表白第二天找充电器的时候我开错了抽屉，所以见过了那张照片，离开伦敦前，苏渺也告诉过我，你升任机长的时候说因为父母来不了而没有庆祝，”林涛也回望着秦明的眸底，

“你从来没有和我提起过家人，还经常睡的不安稳，仅有的一张照片也藏放在抽屉里，所以我大概猜到了这背后的原因，”林涛抽出一只手细抚秦明的脸颊，

“可是秦明，你从来不是一个人，就算之前没有我的时候，叔叔阿姨其实也一直在陪伴着你，正因为如此，才能让我遇到你，”手指温柔抚过间，原本的惨白也染回了些许血色，

“你就是你，你所有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与众不同的，包括苦难，苦难并不可怕，放不下也并不可怕，我们可以一起承担，如果说唯一的后悔，就是没能更早一点陪伴你。”

林涛的吻落在了秦明的额头，轻柔的触感像是一阵暖风，吹散了脑海心田的一切悲苦，秦明短暂的沉默后，小声说着等我一下起身走进卧室，随着又一次抽屉推拉声，他终于将那张一直不敢摆出来只是藏在抽屉里的照片交进了林涛的手里。

灯光下林涛和秦明对坐在地板上，他还是第一次仔细端详照片上的两个人，笑容和煦神色从容，就仿佛一直以来林涛眼里的秦明，眉眼间的相似更让他完全没有感受到陌生，每一次扫过照片中的两双深眸林涛都会在心底细细承诺，半晌过后他把照片举在身前，

“我想和叔叔阿姨一起再说一次，虽然我的这一句晚了很多年。”

秦明一直认真的看着林涛眼神的细微变化，原本自己眼中的纷乱也已经随着水雾一起褪了下去，林涛握住了他的手，拿到唇边轻轻吻了一下，笑容里带着和照片中人同样的温煦暖意，

“秦明，祝贺你升任机长，”暖煦中添出了爱恋，

“还有，谢谢你接受我。”

下一秒林涛感到身前一沉唇间一暖，重心不稳直接躺在了地板上，手里的照片也跟着此时正严严实实压在自己身上的人一起压在了胸口，主动落下的吻虽然明显比之前熟练了很多但还是透着青涩的小心翼翼，林涛伸手捧过了秦明脸庞，尽管灯光此时的角度从他身后投射，但秦明躁红的脸颊依旧清晰，原本想要坐起来的动作却被秦明给按了回去，这让林涛不禁有些怔愣，还没等他反应过来，熟悉的吻又落了下来，在越来越炙热的交缠中林涛终于按捺不住一个翻身把原本趴在身

上的人压在了身下，秦明在有些细喘中散着柔光的眼神让他忍不住想要再吻下去，可此时紧密相贴的胸口处还夹着的照片硬朗鲜明，这种感觉就好像一股无形的压力，林涛苦笑着摇了摇头，扶住秦明的后背让他坐了起来，又牵着他站起来靠坐在餐桌旁，轻吻过他的耳廓同时留下一句柔声的稍等。

秦明看着他拿起照片，郑重的放在了书架上原本两个人的那张旁边，随后走了回来重新把自己揽进了怀里，又好像想起什么一般牵过他的手走到被墙壁隐去了一半书柜的厨房门边，吻再次落下之前，林涛笑着说道，

“这样好多了，不然感觉好像被四个人盯着一样，特别是还有叔叔阿姨。”

然而在第二天的值飞过程中，李大宝总觉得秦明似乎是有些心不在焉，在毫无察觉她第无数次投来打量的眼神后，秦明主动看了过来，

“你明天有什么安排？”

“安排？没什么具体的...潇潇说乘务组上午有事，中午不是还有那个咱们都得去的午餐会，有安排也得是下午了。”李大宝被这个问题一愣，

“那正好，明天上午乘务组的会议时间，你在休息区等我。”

“机长...我能问问...您要干什么吗？”李大宝只觉得自己心里虚到能漏过龙卷风，

“我有事要问你。”

这句话之后秦明再次沉默，李大宝翻来覆去了一整晚想着能有什么事，只是她做梦也没想到秦明所说的有事，并不是工作相关，

“谈恋爱都该干些什么？”上午的休息区里人不多，只有零散几个其他外航的机组人员，李大宝不自觉的重复了一遍秦明的问题，随后她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有些难以回答，

“干该干的事啊。”

“该干的是什么呢？”昨天晚上终于挑明自己心底的秘密后，林涛却并没有让那个实际上痴缠难分的吻持续太久，原本在秦明心底影绰欲动的模糊概念也随之再次开始烈燥，不断奔涌着想要破土而出。只是就在即将顶开浮土的欲破不破中，林涛却有些生硬的戛停住了这个吻，然后把秦明紧紧揽进怀里，良久过后直到呼吸再次平稳，他才重新看向了秦明的眼睛，叮嘱他飞行状态最要紧今天早点休息。但秦明却总觉得似乎是差了些什么，林涛在那个时刻很明显是在克制，这种说不出到底缺失在哪里的感觉让他可以算是职业生涯以来第一次在值飞过程中有些无法控制的在头脑中反复私事，看着他真实烦恼的表情，李大宝也不敢随意敷衍，

“嗯，一般来说就是约会，比如一起看个电影吃个饭？”

“我每天都和林涛一起吃饭，电影也看过了。”秦明回答的十分认真，然而充满理所当然的语气让李大宝不禁有些语塞，

“嗯...那就一起旅游？看看景色感受感受风土人情...”只是话没说完，她突然停了下来，有些无奈的自顾自点了点头，

“我知道，你不用说，职业便利几乎每周都在旅游，”随后她揉了揉头发，

“那就...哎呀总而言之呢，就是无论什么事，大到决定人生方向，小到晚上西红柿炒鸡蛋要放几勺盐，都想和对方一起经历一起商量，”秦明还在认真的听着李大宝的话，

“其实我早就想说了，哪怕不提现在，单以你们之前在伦敦还没挑明关系时候的状态而言，在我看来都已经能算的上是非常理想的相处模式了，所以其实你也不用想太多，毕竟人和人之间处理方式的方式也都不一样，适合的才是最好的，至于什么是适合的，就需要你们自己磨合探索了。”

秦明虽然细细的点着头，但眼神中还透着无法释然的意味，李大宝突然灵光一闪，凑近前去的语气都有些神秘，

“老秦，你该不会是想问那方面的事吧？”李大宝特意把重音放在了‘那’字上，

“那方面？”秦明随着这句话露出了疑惑的神色，

“是哪方面？”

“就是那方面啊。”李大宝一脸你这叫我怎么解释的表情，

“到底是哪方面？”秦明的疑惑真实无假，

“你真不明白？”李大宝的眼神不断扫过秦明，似乎是在确认着他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看着秦明毫无波澜的眼神和非常淡定的点头，她无奈的摇了摇头，

“林涛啊林涛....哎....”然后又有些为难的看了秦明两眼，

“这可是你问的啊，先提前说好我要是说错了你不能开我。”

“这是工作以外的事情，没有开你的理由。”秦明依旧答的理所当然，

李大宝撇了撇嘴，在心里默默吐槽了一句这是请教的态度吗，然后清了清嗓子，

“所谓那种事情，也是谈恋爱中很关键的一环，是对感情的一种升华，是对爱人的一种肯定，是大家都很想尝试的让人欲罢不能的...哦，”李大宝说着眨了眨眼，

“以你们的情况，估计得叫男男之事了吧。”然后自我认同般点了点头，

李大宝只觉得秦明原本毫无反应还在单纯的等自己接着说下去，面色如常眼神带着引导般的肯定，但没过多久大概是反应过来了这句话的含义，脸颊似乎跟着飘出了细红，然后抿着嘴唇十分不自然的转开视线看向窗外，看着秦明的这个变化，李大宝突然不知道该是喜是悲，

“老秦，你打住，要脑补自己找地方脑补去，不要玷污了我纯洁的心灵。”

果不其然，秦明对这句明显调侃毫无反应，依旧看着窗外，只是现在连耳廓也跟着浸染红晕，李大宝简直觉得自己之前对他‘闷骚’的评价太有先见性，正细细摇着头，就看见林涛走了过来，

“你们在这呢，”他很自然的站在了桌边，然后笑着看了看两个人，秦明的视线虽然从窗外收了回来，但低位停留在了林涛的领带夹上没有再向上看去，林涛的声音温柔流入却彻底激活了心底的欲破不破，终于冲开土垒的鼓噪正不断跳响，克制下的真意也已经明了，秦明有些不敢去看林涛的眼睛，

“我们这边完事了，人都在楼下宴会厅呢，一起过去吧。”林涛还没有意识到秦明的有些反常，他正看着手里的一张名单，今天的午餐会来了不少人，他正在了解着人员情况，

“好。”秦明应着声站了起来，却依旧没有看向林涛，而是低着头自己先迈开了步子，林涛这才从名单上回过神，看着秦明背影的眼神里有些疑问，没等多想李大宝也走到了他旁边，抬手拍了拍他的手臂，

“你放心，老秦没事，不过回头要是真开了荤，可别忘了谢我。”说着还笑的一脸嘚瑟，

“开荤？”林涛听得更加糊涂，

“我们本来也不是素食主义者啊。”

夜色已浓，刚刚结束了回航的值飞任务两个人到家时窗外正映烁着万家灯火。一个多月来对航线的充分熟悉与适应让疲惫感并不明显，秦明坐在沙发上看着林涛站在咖啡机前的身影，虽然手边还放着几本读到了一半的书，不过他觉得还是林涛更有吸引力，直到对方端着腾出热气的咖啡杯坐在自己身边，视线依旧没有离开，

“累吗？”林涛随着坐定手臂自然环过秦明的腰间，被环进了怀里的人也顺势紧密贴靠，

“不累，”秦明的目光刚好停留在那两张摆放在一起的照片上，思绪开始跟着飘远，

“小时候我特别喜欢看飞机，周末的时间基本都是父母带我去机场看架次起落，后来父亲还几经托人找到了一位在航空公司的朋友，那人也是机长，所以能带我去驾驶舱，”林涛随着秦明的讲述顺手拿过了沙发旁小桌上的那副眼镜，镜片的度数将稍有些距离之外照片上的人像清晰勾勒，他紧了紧还环在秦明腰间的手，安静的等着他继续讲下去，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操作板上满铺的复杂仪表，闪着各色光点，舱内的空间虽然不大，但在那个时候我却觉得那是一整个世界般宽广，也是那天我告诉父亲，长大了我想当机长，”秦明伸手覆上了林涛揽在腰间的手，

“虽然那时候我还小，但依然记得父亲听过后告诉我，他相信我一定能做到。”他微微起身半回过头看向林涛，被盖在眼镜片下的眸色也跟着染上了一层明亮，

“你确实做到了，”林涛轻吻过秦明的额头，

“以后多给我讲讲关于叔叔阿姨的事情吧，我想听，想陪你一起记住他们。”

随着这句话心底的鼓噪又一次烈跳，秦明转过身半跪在沙发上凑近林涛，伸出手取下了他的眼镜，然后主动在唇边落下了一个轻吻，林涛笑意的眼神爱怜满溢，秦明感到心跳越来越快，他把还拿着的眼镜放在了一边，双手捧过林涛的颊侧，原本跪卧的双腿也跟着直立，眼睛低垂下俯林涛的唇线，随后他低下头，深深的印上了自己的温度。

林涛的手臂环过腰间，将秦明紧紧揽在身前，吻再一次发散出炙热，烘烤着已经破土的概念不断膨胀，舌尖处越发深入的摩挲感酥酥麻麻传感致头脑，然后随着血液游走全身，秦明感觉呼吸开始困难，双腿也仿佛脱力般有些轻颤。

林涛在秦明的细喘中将他揽过，无力的双腿横放在自己的腿上，秦明的小腿自然搭落显得有气无力，但他却觉得身体里从来没有过如此鲜活外溢的燥热感。喘息还没有散去，林涛的吻跟着落在了秦明的颈侧，这种同样是从未体验过的触感让秦明全身随之一紧，感受到这个细微的僵直林涛停了下来，伸手抚过秦明红彤的脸颊，但眼睛并没有看向他而是藏在了睫毛下，认识这个情绪，秦明伸手又一次捧过了林涛的颊侧，让他看向自己，此时的这个眼神中纷杂流露，秦明语气认真，

“明天不用值飞。”

“我...”林涛尚有些没能反应过这句话的含义，秦明跟着凑近前来吻过了他的唇角，

“可以吗？”虽然是句问话，但林涛早就知道答案，他爱恋浓厚直视着秦明的眸底，长久以来不断聚集的欲望在那日的突涌中最终还是被理智拦了下来，然而并不仅仅是因为第二天还有值飞，在林涛心里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因为那天其实才是他与秦明父母的正式见面，在各种情绪交杂的那时那刻，他总觉得时机还是有些不对。

秦明并没有答话，而是同样直视着林涛的眼睛，但他却轻轻摇了摇头，就在林涛有些怔愣间，秦明站起身牵过了林涛的手，拉着他直接走进卧室然后关上门，

“现在可以了。”

不再有一丝犹疑，随着话音飘落腰间立刻被人紧紧揽过，跟着交缠而上的唇齿在瞬间就包裹上了热烈，不断鼓噪着更多索求的深吻让秦明感到意识开始沉沦，呼吸越发急促，当熟悉的唇间触感在有些恋恋不舍中暂时抽离又一次落在颈侧时，秦明还是不自觉的身体味僵，只是这一次林涛没有再停下，吻一下一下落满颈侧爬上耳垂，声带中也随着每一次落下细流出更显旖旎的轻喘。

衬衣和外裤掉落在地，两个赤裸的上半身肌肤细密贴合，临近年末室内夜晚的温度已经有些显低，但无论是林涛的手掌直接走过背脊的触感，还是落在胸前让他无法控制细碎颤音的摩挲，又或者是流遍周身阵阵仿佛电流漫涌的酥麻快感，以

及正在顺着腰线继续向下探去的温度，所有从未感受过的第一次体验交织穿插让秦明只觉得燥热欲裂，他不自觉的随着每一次拨弄每一个舔吻细细震颤。

这种震颤就仿佛在把流荡身体里的电流不断传送给林涛一般，他看着怀抱里双颊躁红眼神迷蒙而不聚焦的秦明，跟着收紧了环在他腰间的手臂，双腿的无力感让秦明只能勉强维持着站立，林涛带着爱怜吻过他的脸颊，然后将人放卧在床上，

“要是不喜欢你就告诉我。”秦明感到随着这句话内裤也跟着滑落臀线，卧室里此时只有书桌前的台灯亮起，有些昏暗的光线让他除了能看到林涛的脸庞之外，原本已无暇再思考任何其他问题，然而想到此时一丝不挂的自己，秦明只觉得心里的跳燥聚涌向了下体早就肿胀难耐的热意上，林涛的吻也正在不断向下靠近这股热意，秦明空白的脑海中却开始跟着闪现一幅幅露骨情欲的画作，曾经他所不能理解的部分在瞬间清晰，情欲和人类的所有欲望一样，简单生长随爱肆虐，而林涛就是这一切灌漫爱恋的发生器，思绪飘忽间热意被吻抚过，不可控的柔细呻吟随之流出，

“...林涛...”思考能力再次被突涌的快感覆盖，秦明下意识里只能喊出这两个字，

“怎么了？”林涛停下了所有的动作，重新将人揽进了怀里，秦明的意识依旧游离，但他很准确的找到了对方的脸颊伸手捧过，

“...我...不怕。”

当热意不断顺着下体探入深埋，裂涨感仿佛被欲望褪去了痛意，温热的呼吸随着唇齿间的交缠持续升温，每一次喷涌都熏腾过两个人早已断弦的理智，昏暗的光线映投着真正意义上结合为一体的两个人，秦明深切体会了这种交合对感情的升华是怎样一种充盈，随之被填满的也不仅仅是下体，而是在这个瞬间已经更加完整的自己。

热意在体内进出冲退，不断顶撞在潮点上的温热将爱欲的浓度也一步一步推向峰尖，秦明一直压抑着的声音终于强忍不住随着灌漫体内的热流一起淌出，他紧紧抓住还握着林涛的那只手，另一边原本平整的被单也被攥出了深印的褶皱。

这种快感一次次重新席卷，就像林涛的吻一样让人痴迷留恋，如果爱情是一种虚无缥缈的感受，此时这场难解难分的交合便是两个人之间爱恋浓郁的具象表现，不知在第几次被热流浸灌过后，秦明在意识游离仿佛半梦半醒间的细微痉挛感中，似乎听到了林涛的声音，那个声音轻柔中带着回响，就像来自远方的残韵，那个声音撩拨心弦，就像轻奏一曲余音绵绵的和弦，

“秦明，我爱你。”

第二天早上醒来时，还未来得及看清被亮着的台灯和窗帘缝隙中透出的阳光一起所映亮的房间地板上正四散的衣物，腰肢间突跳的酸软钝痛已在阵阵袭来，秦明只觉得浑身无力，然而鲜明的记忆随着肌肤相贴的温热触感不断回拢，让他在林涛每日如常的怀抱里心跳却比平时还要鼓噪有力，他试图不去回忆昨晚的情景，却又不自觉的往此时的暖怀里蹭了蹭，感受到了秦明的动作，林涛也跟着转醒，低头看去时四目相对，只见秦明的脸颊立刻腾起红晕，随后把脸埋进了林涛的胸口不去看他，林涛笑着紧了紧环抱的双手，轻轻吻过怀里人的头顶，

“再睡会吧，你肯定累了。”

“嗯。”秦明的声音还紧贴在胸口，有些发闷着传来，温暖的怀抱在经历过交合洗礼后似乎显得更加舒适，秦明很快就再次感到意识迷蒙，却听林涛的电话响了起来。他轻拍着秦明的背脊，然后半回过身从床头柜上拿起了屏幕大亮的手机，来电显示上写着表姐，

“喂，姐，有什么事吗？”林涛的问话还透着慵懒睡意，更衬得表姐声音急燎，

“林涛，你周末有时间吗？能帮我们看一天苗苗吗？”